

佛教小說集

不同的愛

星雲大師等著



佛教小說集

I

不同的愛

星雲大師等著

佛光出版社



不同的愛

佛光

8201

不同的愛



□著者□星雲大師等著

□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十一月初版

□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六月三版

有版權，請勿翻印，歡迎流傳

□發行人□星雲大師

□出版者□佛光出版社

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☎(〇七)二五一五五五八

□流通處□佛光山寺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寺☎(〇七)六五六一九二一八

佛光書局

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72號九樓之14☎(〇二)三一四四六五九

□總經理□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七樓☎(〇二)七六三一〇〇〇轉六九三

□印刷者□美育彩色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☎(〇七)三一二一九五〇九

□郵政劃撥第〇〇四五六三五—五號帳戶

□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

□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不同的愛

星雲大師等著 民國 49 年 高雄市 佛光出版社印行

(14)312面 19公分

〔佛光藝文叢書〕第8201種

民國77年 6 月三版

1.星雲大師等著

220.61

6010

定價：一二〇元

1 錄目

一〇	不同的愛・摩迦
一七	一顆沉沒的摩尼珠・常覺
三三	回頭是岸・自立
四五	聲色場・孟瑤
六五	紅葉・郭嗣汾
八七	荒寺之一夜・周君亮
一〇七	普陀緣・公孫嫵
一二九	雨・楚軍
一三九	胡家父子・魏希文
一五九	馬脚・墨人
一七一	幻情錄・劉心皇
二三一	人間的奇蹟・西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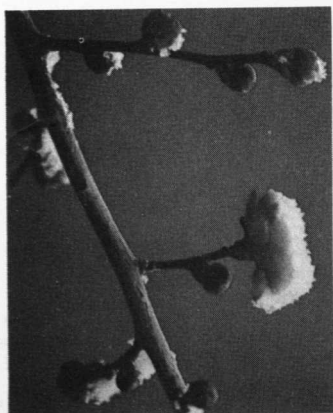
錄目



二	二
四	四
九	九
□	□
紅	小
塵	蘭
鍾	鄧
雷	文
	來

不同的愛

□ 摩 迦



「八大人覺經十義」……答
「十大義千鈞」，「莊嚴經疏」
主，分六章，由英文介紹，由洪洞是筆錄。著
者，曾到國外考察，去過桂林，與山南
的學者，五輪五職人，畢生以對鬼神

□摩迦，星雲大師的筆名，江蘇江都人，畢業於棲霞律學院、焦山佛學院。曾任國校校長、寺院主持，現任佛光山宗長、中國文化大學印度文化研究所所長等職。著有「釋迦牟尼佛傳」、「十大弟子傳」、「玉琳國師」、「無聲息的歌唱」、「八大人覺經十講」……等。

3 愛的同不

當我執筆要想記下這段故事的時候，腦海裏却記起了去年這座縣城裏兩位小姐雙雙服毒自殺的新聞。

人生，好比開放的花兒一樣。正當青春少壯的時候而輕生，好比那花兒盛開的時候你去攀折它，這是同樣的令人惋惜。

世界，是這樣的遼闊，到那裡都有我們飛揚的地方，任何地方都為我們打開着大門，我真不懂，一個人為什麼把父母賜給我們的生命在中途要自己結束他？這不一定要解釋為受社會或環境的壓迫，這實在是自殺者的一種自作多情。

那是一年前的事了，我住到這偏僻的縣城來了以後，生活過得非常的安閒自在。每天晚飯後，我都獨自到郊外去散步。

離開縣城不遠的地方，有一條長年流水不停的河流，因為怕河水泛濫，侵害農作物，所以在河流的兩邊都用石塊和水泥做起了堤岸。

這真給我的方便不少，除了我短暫的離開這縣城到其他地方去旅行，或是陰雨霏霏的日子以外，每個黃昏，這條堤岸上都有我徘徊的脚步。

當春夏的時候，我每在晚餐後散步的當兒，站在高高的堤岸上，都能見到夕陽落下西邊的海底，但到了秋冬的季節，白天的時間短了，等到我吃飽晚飯以後，大地已經披上了暗淡的黑影。就在這些黑黝黝的夜晚，我仍然每天必到那堤上去逗留一回，因為這裡是一個幽靜的地方，尤其

是在黃昏或是夜晚。

在這個時候，堤岸邊上菜園裏澆水的老農，以及那些除草的姑娘，都已各自回家去了，留下這沒人行走的堤岸，讓我可以獨自在想一些問題，或者活動一下身體，這塊地方，對我有這些好處，所以令我對它有無限留戀。

我站在這堤岸上，可以聽着嘩嘩湍急的流水聲音，身後菜田上一些不知名的蟲聲也伴着這流水聲而湊熱鬧，像一曲交響樂一樣，動人心弦。

我在這裡更可以掉轉頭來，看看這座漸漸繁華起來的縣城，城中不少明亮的燈光，我在這裡都能看到，我雖然看到這些燈光，但我心裏却想着：黑暗的夜晚，不知有多少個罪惡在城中都扮演起來。

我在這裡無論怎樣想，誰也不會來打斷我的思潮，我在這縣城中認識的人頂多，但沒有一個散步的朋友。加之這個堤岸上，在夏間的黃昏，還有人走；但一到秋天的夜晚，我就從來不曾見過有人到這堤岸上來。

有一天的夜晚，奇跡出現了。正當我想在這堤岸上靜坐片刻的時候，一個黑影漸漸的向我走來。

那個黑影走近我的時候，他的面容當然在這暗淡月光下的夜晚是無法看清的，但我可以從他走路的樣子來推測，知道他大約是一個二三十歲的青年。

他走到我的身旁，我咳嗽了一聲，這意思就是告訴他，我不是一個水鬼，也不是一個歹人，請他不要害怕。他在我的身後停了約十秒鐘，注意看着我，好像是很懷疑的樣子，但他隨即從我身後走過去了。

因為這條堤岸沒有多長的關係，他從我身後過去沒有多遠就是堤岸的盡頭了，我見他來回的在那裡踱着，但我無心去猜測他在這個晚上為什麼也來這裡。

後來，我聽到幾聲好像無可奈何的嘆氣聲從他那裡傳入我的耳中，我又聽到他踱着時幾步蹣蹣聲，好像他是有一件重大的事沒法解決似的。

我雖然有這樣的推想，可是我實在沒有仔細去思量或是詢問他的必要，因為一個人生在這個世間上，日常的生活或人事，總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發生。

我坐了一會，覺得我應該是回去的時候了，我站了起來，怕身上有灰塵，所以拍了拍衣服，這也可以給那個青年知道，我回去了，你就在這裡靜靜的多玩一回罷！

但這也真是奇怪的事情，當我在回去的途中，見到路上一些來來往往的男女，好像他們都是來遊街或是看電影的。我看見他們，忽然我對那位青年關懷起來，我想，這雖然是剛晚了不久，但一個嘆氣的青年人留在水邊，總不是一件穩妥的事，我還是去再看看的好。甚至那時我想到我應該去問他貴姓，住在那裡，為什麼有興緻在晚上也來散步，因為這樣才能盡了我們佛教徒對人類應有關懷的責任。

我轉過身來，又望那一條堤岸走去，說也奇怪，我加速了腳步，就在這時候，猛然聽到一聲巨響，我下意識已預知道將有重大的變故發生。我的心開始忐忑的跳起來。

「呵！在這兒散步的青年呢？」我走到那堤岸上時，不覺大聲的驚叫起來。

朦朧的月光中，我隱約看出水中有黑漆一團的東西在沉沒，我沒有經過考慮，我就大聲高呼起來：「救人呀！救人呀！……」

我像一個瘋狂的人一樣，那時不知怎麼叫出了那麼大的聲音，一些過路進城的人隨着我的聲音急奔而來。

我像命令似的對那些人道：

「下水去救他呀！他快要淹死了！」

人們畢竟是富有同情心的，他們給我一說，沒有問什麼原因就有好幾位會游泳的下水去了。這時，我深恨自己當初怎麼沒有學會泅水，不然，我何必大聲的驚呼別人來援救！

過了好幾分鐘，人是被救上來了，但他的呼吸已經微弱了，我向一堆圍攏來的人說：「請你們同情這位不幸者，趕快把他送進最近的醫院中去急救！一切費用由我負擔！」

我剛說好，很多警察聞訊也已趕來，他們不准許我再動，他們要把我帶去警察局！

警察局的局長是我所認識的人，他知道我的身份，我稍為向他解釋幾句，他即很客氣的留我請坐吃茶。

我從警察局出來，附近很多認識我的人都聞訊趕來，他們見了我，都驚喜交集，我把經過的情形簡略的告訴他們，他們像石頭落地似的，才算放了心。

我很快的走向拯救那位不幸者的醫院中去，我要去看看他有沒有脫離險境？一條生命，豈能兒戲？

我一進醫院，就有人告訴我，他已完全的清醒過來，只是他在跳水的時候把腿跌傷了，需要治療。我先預繳了一部份醫藥費給醫生，醫生告訴我說，最好今天不要看他，他的精神和情緒非常不好，還是明天上午再來吧！

歸途中，夜色已深沉了，街道上的行人漸漸的稀少，我感到時間的飛逝，生命是多麼的急促。

我從來沒有失眠，這一夜，却無論怎樣不能入睡。我在床上翻來覆去，思潮像大海中的漣漪，一刻不停的翻滾。想到生命是無價的寶貝，不管是愛情或金錢，其價值都不能超過生命。往往有一些人，把無價的生命，用來和愛情或金錢打賭，這是多麼的不值得！

能說這位不幸者要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，不是爲了愛情或金錢嗎？

金錢，可以用能力或努力去賺得；愛情，可以用錢去購買。但是再多的錢，却不能買到生命與靈魂！

秦始皇可以併吞六國，富甲天下，但他想求得長生不老就不可能；楊貴妃不可說不愛唐明皇

，結果還是唐明皇親自下令教她自盡。把生命犧牲於金錢與愛情的可以，而用金錢與愛情來購取生命的却不可能。

「唉！人類是多麼的愚痴啊！往往把無價的生命葬送在虛假的金錢與愛情中！」這一夜我老是這樣的慨嘆着！

終於，不知什麼時候，我昏沉的合了一下眼睛就起身來。

匆忙的吃過早飯，買了一點餅乾之類的東西，很快的就去探望那位不幸者。我沒有什麼特別的用意，我只覺得一個失意的人需要人的同情和慰問，同時，還有一點好奇心的驅使，我要知道他究竟為什麼要自殺的謎！

本來，在這個動亂的年頭，在這個社會風氣敗壞的時候，自殺並不是新聞而是時有發生的常事。我最厭惡的就是報紙上所刊佈的這些消息。聯合版的社會新聞我不愛看，就是因為它黃色和自殺的新聞佔的篇幅太多；中央日報我也曾寫信向他們建議，請他們少刊載這些社會的黑暗面。可是，這位自殺者，大概是因為我把他從死神的掌握中拉回來，而且，佛陀救人救世的精神是我們的榜樣，在我能力做到的範圍之內，我應該盡量的為人解決困難。

我不希望他人感激，也不希望他人報酬，說實在話，在我這只不過是盡佛教徒的責任而已。

奇怪，我才走進醫院的大門，醫生向我迎面而來，他向我說：「昨天跳水自殺的人，給幾個警察盤問過幾句話後，他今早吩咐，除非是那個穿綠色上衣的女郎來看他以外，什麼人他也不願

接見。」

我不好說些什麼，就拿出一張名片，把帶來的食品，交給醫生，請他代我向他慰問。

我快快的回來，心中不平的在想：「女人！女人！這個世間，好像除了女人以外就再沒有人

了！」

第二天我去了，第三天我也去了，當然，我沒有走進病室，醫生就替他擋駕了。即使我想到有再多些要勸慰他的話也沒有辦法可講。

第四天，第五天，我都照例的前去，我都照例的放一張名片，買一包東西，我的意思是要他知道，除了女人以外，世間上還有別人，還有釋迦牟尼佛的信徒！

是在第八天早上，醫生對我說：「真是怪事，他跌傷的地方我們早就替他醫治得快痊癒了，但是，他一點要出院的表示都沒有，每天只是在哭泣、搥床，甚麼話也不肯講，你負責他的住院費，我們却都不知道你是他的什麼人？他說他不認識你。」

「大夫！是的，他不認識我，我也不認識他。但是，他能讓我見見面，我們不就認識了嗎？」

醫生稍考慮一下，說道：

「請你稍等一會兒，讓我去再徵求一下他的同意——他是一個脾氣很怪的人！」

這一次他可沒有很怪，醫生進去不久後就到門口來招呼我進去。

我進了他的病室，他臉朝裏睡着，我在他床旁的椅子上坐下，看到他的桌子，我說：「先生的桌子上放了我八張名片！」

他沒有應我，多麼傲慢的一個人！我忍耐着。

「先生！我常在佛菩薩座前爲你祝禱，希望佛光加被你身心早日康樂！」

「你害苦了我！請你不要說罷！」他轉過臉來，很粗暴的對我說。

我害苦了他？我心中驚奇的問着自己。

說我對人有愛護關懷不到的地方是有，但我何時害苦過人？而且，我對他素昧平生，怎能講我害苦過他？

「先生！好像我們在那個堤岸上，才初次相逢。」我想不出話來說，只有這樣來解釋，使他不致誤會。

「就是因爲那天在那個堤岸上有你，所以，才更增加我今日的痛苦。不然，我早就超昇了。」

「抱歉得很！先生！」我懂得他的意思，我慢言慢語的說：「我以爲我救了你，但我想不到增加你的痛苦，不過，先生！世間上沒有絕對的苦樂，沒有絕對的適意不適意等，只不過是看我們如何處理罷了。你如有什麼困難的問題，我是樂意的爲你設法解決。」

「你還說救了我，你看看我的痛苦，我能受得了嗎？」他說時在枕頭旁抽出一封信來遞給我

我先看了一下信封，我問：「你是陳新民先生？」

「是的，這是四天前收到的！你可打開來看。」

我抽出信封裏一張寫得很簡單的信箋，其中有段是這樣寫着：

「你要想用死來嚇我叫我回心轉意嗎？可是，世界上每天有成千成萬的人在死亡，我並沒有一點膽怯。」

信下面的署名是一個「梅」字，我看完後，問：「梅是不是穿綠色上衣的小姐？」

他點點頭，忽然哭泣起來！

我此刻也感到一陣悵然！我想：「這就是世間上的愛情！」

我對這一位自作多情的陳先生，除了慨嘆他愚痴得可憐外，不覺又非常同情他。

他自殺的原因，我已大概知道了，他的脾氣古怪，他不願意見我，是因為他心中除了一個「梅」外，忘記了世間上還有其他的人，除了人以外，還有更多的事要去做。

這時候，我本來可以搬出一大套的佛法來向他宣講，用佛法來治療他瘡傷的心靈，但是，我想他未必能夠接受，因為一個陷在愚痴迷惘中的人，你對他說話太率直了，反更增加他的執着。

我想了一想，忽然向他說道：

「先生！你讀過很多的書吧，我想背一首新詩給你聽聽？」